

无食的春蚕:陶渊明《拟古》其九对曹植人生命运的叙写

范子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陶渊明《拟古》其九是以著名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代拟体,是以曹植作品为底文的模拟之作。这首诗的独特叙述视角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眼中的外部世界,而且是主人公内在的心灵世界。《拟古》其九是诗人对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诗人对诗人的刻画,是诗人对诗人的揭示,是遥想中的遥想,是追忆中的追忆。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植的生存漂泊与心灵漂泊。这是一代诗神的精神诉求,是寻求真理的痛苦呻吟;这是屈原内审式的人生独语,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和庄严自问。这首诗具有拟古和咏史的双重诗学属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陶渊明;《拟古》其九;曹植;春蚕;鱼山;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4-0078-08

在传世的陶诗经典中,《陶渊明集》卷四《拟古》其九是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篇作品: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1]

这首诗明快而委婉,豪迈而细腻,雄浑而轻柔,俊朗而深沉,其叙事、抒情的风格界于平和静穆和鲁迅所说的“金刚怒目”式之间^{[2] 436},所以在陶诗的满目琳琅中堪称上品。而在陶诗的解读传统中,人们大都认为《拟古》其九是抒发桑田碧海之叹、表达山河易色之感的作品。如此看来,这首陶诗在思想旨趣的表达上很明确,很直率,甚至很张扬。如明黄文焕说:“此九章专感革运。至末章‘忽值山河改’,尽情道出,愤气横霄。若以淡远达观视之,差之千里。”^{[3] 卷四,141}但

是,依照这种看法,陶诗“忽值山河改”一句,无疑犯了遍照金刚(774—835)所谓“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的“忌讳病”^①,所以这首诗无论作于东晋,还是作于刘宋,都是不能为最高统治者所宽容的。因为在那种极端专制的社会机体中,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要想摆脱权力的干预和制约而实现完全自由的言说都是不可能的。而陶公之归隐田园,本意也在于养性全生,如《庄子·缮性》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4]105}因此,关于这首陶诗的传统解说就常常令人生疑。案诗中“本不”二句,王叔岷注引曹植《七步诗》:“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5] 卷四,402}这条注

[收稿日期] 2014-03-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陶渊明作品互文性研究”(14BZW1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陶渊明文献精粹汇刊与研究”(12JJD750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范子焯(1964—),男,黑龙江嫩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

①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云:“第十五,忌讳病者,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是也。如顾长康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山崩’、‘海竭’,于国非所宜言,此忌讳病也。”见王利器(1912—1998)《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晋顾恺之(348—409)诗见《世说新语·言语》第95条(徐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3—84页)。如曹植《文帝诔》“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于时地震地骇,崩山陨霜”(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此文所述乃是“国家之忌”的显证。宋洪迈(1123—1202)《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条:“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汉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杨恽(?—前154)就是因为触犯了“国家之忌”而被朝廷诛杀的。

释使我们把探寻的目光集中在曹植的身上。我们试 作如下对比：

序号	《拟古》其九	曹植作品例证	例证出处
1	种桑长江边	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 然桑田无业	《转封东阿王谢表》
		遥望湖池桑	《艳歌》
2	三年望当采	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	《自诫令》
		自期三年归	《杂诗》
		三年之中,二子频丧	《行女哀辞》
		魏王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	《宝刀赋并序》
3	枝条始欲茂	园果万株,枝条始茂	《转封东阿王谢表》
		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	《艳歌》
4	忽值山河改	夫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芥,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无不植也	《藉田论》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未将适于东阿	《迁都赋》
5	柯叶自摧折	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	《艳歌》
		园果堕冰,枝干摧折	《慰情赋》
		既荣本干,枝叶并蒙	《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
6	根株浮沧海	亮根异其何戚,痛别干之伤心	《释思赋》
		洪施遂隆,既荣枝干	《谢妻改封表》
		转蓬离本根	《杂诗》
		长去本根逝	《杂诗》
7	春蚕既无食	食裁糊口 饥者易食 衣食不继	《转封东阿王谢表》
		薇藿常不充	《杂诗》
8	寒衣欲谁待	形有裸露	《转封东阿王谢表》
		寒者易衣	《转封东阿王谢表》
		毛褐不掩形	《杂诗》
9	本不植高原	播万里而遥植	《橘赋》
10	今日复何悔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怨歌行》
		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善哉行》
		今日同堂,出门异乡	《当来日大难》
		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 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与杨德祖书》
		先后悔其靡及,冀后土之一悟	《九咏》
		时悔不取也	《辩道论》
		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惧鲁之悔	《谏取诸国士息表》

由此可见,《拟古》其九的语词、语句甚至语义在曹植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出处。这种情况究竟是陶公有意引用的结果,还是因为偏爱曹植而无意浸染的结果?换言之,这种情况是出于匠心独运的艺术设计,还是纯粹以模拟为目的的语言袭用?是无心迎合曹植,而无不合于曹植的文学文本,还是“于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吟兴偶倒”^{[6]2153}、“随其所见,指点成

诗”^{[7]56}的超级创造?答案已经无需赘言。事实上,这种情况用传统的渊源考证方法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就一首诗而言,如果其全篇都胎袭前人的话,那么,这就涉及了这一诗歌文本的生成机制问题。这种机制就是西方后结构主义学派所说的互文性写作。互文性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

念；她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相关经典性的表述是：“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8]这种被吸收和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9] 30-31,85},也就是热奈特《隐迹稿本》所说的“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9] 19}。模拟正是一种典型的互文性写作。《拟古》其九主要是以曹植的作品为底文的模拟之作。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首诗所吸纳和转化的曹植作品，全部都是曹植的自述之作，因此，诗中的主人公就是曹植。具言之，春蚕就是曹植的象征，春蚕无食乃是曹植生命困境的象征，种桑是曹植确立封国的象征。在本诗中，曹植推寻自我生命困境的发生，乃是由于所处地位造成的。地理的变化必然殃及桑树，遂使春蚕无所依托。

黄初四年(223)七月以后，曹植由鄆城王徙封雍丘王。太和三年(229)二月，以陈四县封曹植为陈王。同年十二月，曹植徙封为东阿王。^{[10] 192-193}《三国志》卷十九《魏志·陈思王植传》：

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

曹植初次登临鱼山，俯瞰东阿，当在太和四年(230)，这一年曹植39岁^{[10]222}。清修《山东通志》卷三十二《陵墓志·沂州府》“三国魏陈思王墓”：“在县西八里鱼山之阴。子建初封东阿。王尝登鱼山，喟然有终焉之志，其后徙王于陈。既薨，子志遵治命，返葬于东阿。墓下有祠。”^[11]在即将离开雍丘之际，曹植作《转封东阿王谢表》一篇呈给魏明帝曹叡：

奉诏：“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诏之日，伏增悲喜！臣以无功，虚荷国恩，爵尊禄厚，用无益于时，脂车秣马，志在黜放。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迁之。陛下幸为久长计，圣旨恻隐，恩过天地。臣在雍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臣闻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

从五年之勤，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矣！^{[12]卷十五,1135-1137}

这里所说太皇太后就是曹植的生母武宣卞皇后(160—230)，也就是曹植的亲侄魏明帝曹叡(魏文帝曹丕之子)的祖母。与此同时，曹植还写了一篇《迁都赋》，这首赋的正文已经亡佚，今仅存赋序的片段：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未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12]卷十五,1123}

以上两篇作品与《拟古》其九都具有互文性关系(详见上表)。称“忽值山河改”者，“值”是“植”的谐音字，这是子建自述在朝廷的指令下骤然变易封号与封国，《魏志·陈思王植传》称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①；称“本不植高原”，“植”是种植的意思，如上表所举子建《橘赋》^{[12]卷十四,1129}和《藉田论》^{[12]卷十八,1149}二例以及《七启》“丽草交植，殊品诡类”^{[13]卷三十四}，《魏德论》“植灵芝”^{[12]卷十七,1147}，《嘉禾讴》“昔生周朝，今植魏庭”^{[14]卷六,444}，乃至《弃妇篇》“石榴植前庭”^{[14]卷七,455}等等。但“植”又是子建之名，如《离思赋序》“植时从焉”^{[12]卷十三,1123}，《求自试表》“臣植言”^{[13]卷三十七}，《求通亲亲表》^{[13]卷三十七}、《上责躬诗表》“臣植言”，《与杨德祖书》^{[13]卷二十}、《与吴季重书》“植白”^{[13]卷四十二}，《上书请免发国土息》“植受兹青社”^{[12]卷十六,1139}和《禹庙赞序》“植移于其城”^{[12]卷十七,1147}，都是子建自称。所以，这句诗中的“植”兼有上述两种意义：前一种意义是表层的，后一种意义是深层的。“本不”二句是说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诗人一言双关，小小文字游戏，乃是子建《迁都赋序》“余初封平原”的谐谑表达。建安十六年(211)春正月，汉献帝刘协(181—234)命魏公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又封其次子曹植为平原侯。^{[10]113-114}平原者，非高原也，其位置本来不在高原，由此而注定了子建后半生的坎坷命运，其人生之长恨与深悲，竟从此生发开来。在这里，种植的“植”与曹植的“植”，自然界的平原与平原侯的平原，都是一语双关，明显具有隐语的特征。类似的写法如赵万里所言：“左棻字兰芝，与焦仲卿妻刘氏

① 案《世说新语·文学》第66条刘孝标注引《魏志》，有云：“文帝即位，封鄆城侯，后徙雍丘，复封东阿。植每求不得，而国亟迁易，汲汲无欢。年四十一薨。”“文帝即位”等六句，可能是《魏志·陈思王植传》的逸文。见徐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

同名。《文馆词林》一百五十二引左思《悼离赠妹诗》“峨峨令妹，应期诞生。如兰之秀，如芝之荣”，当因兰芝乃菜之字，故取喻其人耳。”^[15]卷一²这种修辞方式在中古时期是很常见的。以上分析足以表明曹植的《转封东阿王谢表》和《迁都赋序》，乃是陶公《拟古》其九的主要底文，在重写的意义上，它也是《拟古》其九的创作蓝本；换言之，这首诗乃是在吸收、转化这一表一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重写^①。

诗中“今日复何悔”，乃是子建无怨无悔的誓词，而“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则是子建自述曹氏家族手足相残的大悲剧。“根株”二字是这首诗的诗魂。其底文首先是王叔珉举出的《七步诗》^②。此外，我们还可于曹植《释思赋》^[12]、《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12]和《谢妻改封表》^[12]发现其底文（详见上表）。至于“柯叶自摧折”一句的底文，则见于曹植《慰情赋》^[12]^③（亦见上表）。对于“本根”的呼唤和追寻乃是曹植那情波激荡文学世界中的最强音；所谓“本根”就是曹植生命的根，是曹氏家族生命的根。《文选》卷二十九《杂诗》六首其二：

转蓬离本根，飘 随长风。何意回飘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

又《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以下简称为“裴注”）：

植常为琴瑟调歌，辞曰：“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闲。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 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茎连。”

陈祚明评这首诗：“写转蓬飘荡，淋漓生动，笔墨飞舞，千秋绝调。糜灭不惜，痛切殊深，早有见于本枝不固之患矣。如此诗托讽情旨，何减《三百篇》，不独‘煮豆’之诗称至性也。”^[16]157清沈德潜说：“时法制待藩国峻迫，植十一年三徙都，故云。迁转之痛，至愿归糜灭，情事有不忍言者矣。此而不怨，是愈疏也。陈思之怨，为独得其正云。”^[17]117-118这些评论都是符合实际的。黄初二年（221），曹植因“醉酒悖慢，劫胁使者”^[18]卷十九的罪名由临淄徙居京都，未及定罪，又遣归临淄；行至延津，又转回京都；后贬爵为安乡侯，其

年改封鄆城侯。^[10]185-190这就是上引琴歌所说的“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的境况。而子建的这种羁旅人生竟然是由他的亲人一手制造的。

子建呼唤本根，因为那是他的骨肉至亲。在子建看来，骨肉之情是至高无上的，重用自己的亲人对国家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因此，他在诗中反复歌颂季札和周公。《豫章行》二首其二曰：

鸳鸯自朋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则流言。子臧让千乘，季札慕其贤。^[14]卷六⁴²⁴

宋葛立方称这首诗“意谓己素为武帝所爱，忌之者众，故有管、蔡流言之说”，“乃自以季札为比”^[19]卷十⁵⁶³。子建在《怨歌行》中写道：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文武，金 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 ，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14]卷六⁴²⁶⁻⁴²⁷

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二：“子建于明帝为叔父，故借周公之事，陈古以讽今，庶其有感焉。惜乎终不见信，虽复加封于陈，以隆奖虚名而已！”^[7]126景慕季札，足以表明他无意于万乘之位的逊退之心；而歌颂周公，则足以表明其尽忠于国家的豪情壮志。^[20]60-63然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不被人理解，而且被人漠视，被人仇视，因为曹丕、曹叅父子及其党羽所看重的乃是能够满足其无边私欲的权利，而不是享有这种权利的人所应当担当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形

① 初六年（225），子建作《自诫令》：“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反旋在国，捷门退扫，形景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见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十四，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32页。又子建《艳歌》诗：“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见逯钦立辑《魏诗》卷六，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0页。凡此皆为“种桑”两句诗的底文。

②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2页。七步诗的故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第66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4页。

③ 案“柯叶”二句，王叔岷注云：“《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引刘桢诗：‘根株不倾移’，魏明帝《种瓜篇》：‘免丝无根株。’根株，复语，《说文》：‘根，木株也。’”见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1-402页。

之下,子建的任何请缨之辞与豪迈之言,只能唤起他们的戒心而已。因此,身处那个父辈的光荣已经流逝,乡愿主义和生存哲学盛行的平庸时代,曹植是非常寂寞也是异常痛苦的。黄初四年(223),曹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会于京都。^[10]¹⁹⁷⁻²⁰²《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

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铁钺,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

曹丕对曹植的真实态度尽显于此。其实在母亲卞氏的一再干预下,曹丕未能对曹植实施杀害,如此已然是皇恩浩荡了。在上文之下裴注还引《魏氏春秋》:

是时待遇诸国法峻。任城王暴薨。诸王既怀友于之痛。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曰:“谒帝承明庐……援笔从此辞。”

这首著名的《赠白马王彪》无疑是世界文学经典中最凄美的诗篇之一^①,其情味几乎可与《旧约》(The Old Testament)之《耶利米哀歌》(Jeremiah)相媲美。诗人对亲人的哀思与眷恋,与苍茫、壮阔、悲凉的自然景色交融无间,其艺术感染力穿越了历史的时空,激发了历代读者无尽的遐想。

处在人生的低谷之中,充满了悲伤和哀怨的子建既未消沉,也未颓废。他希望自己像春蚕一样努力地生出丝来。桑树是春蚕的家园,桑叶是春蚕的美食,没有桑树为依托,没有桑叶为食物,蚕是不能生存,更不能产丝的。春蚕作为子建的象征,充分表露了他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以及试图建功立业的积极心态。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13]^{卷二十}

子建梦想介入现实世界以兼济天下,当然,他也甘于做一个贫士、一位隐者,以非介入现实世界的方式独善其身。他在《上书请免发国士息》中对魏明帝说:

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乐于灌园;蓬户茅

牖,原宪之宅也;陋巷单瓢,颜子之居也: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若陛下听臣悉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追柏成、子仲之业,营颜渊、原宪之事,居子臧之庐,宅延陵之室。如此,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然伏度国朝终未肯听臣之若是,固当羁绊于世绳,维系于禄位,怀屑屑之小忧,执无己之百念,安得荡然肆志,逍遥于宇宙之外哉?

然而,在人生的羁旅中,他既不能“荡然肆志”,更不能“逍遥于宇宙之外”。于是,他在《临观赋》中悲叹道:

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之愬勤,歌《式微》以诉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12]^{卷十三,1126}

这就是曹植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这一点由作品中的互文性对话得以尽情展露。

乌里奇·布洛赫说:“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组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者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②确实,我们从《拟古》其九中读出了“众声喧哗”的悲怆情调,我们读“魏氏三祖”的诗文:

既勉袭爵邑……本枝赖无穷之祚也。^[12]^{卷一,1055}(魏武帝建安元年《谢袭费亭侯表》)

摇动江东,根未着地,摧折其支。^[14]^{卷五,1078}
(魏文帝黄初三年《诏答吴王》)

双桐生空枝,枝叶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润其柯。^[14]^{卷五,417}(魏明帝《猛虎行》)

这些诗文也是“根株浮沧海”一句的底文,陶渊明通过内嵌于作品中的这些“异物”表现了曹植对其父、兄、侄的质问:为何我要漂泊?为何我要挨饿?为何我要遭受折磨?为何我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何我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来自我的亲人?衣食问题是其话语的核心。因为漂泊中的子建一直缺衣少食(参见上引《转封东阿王谢表》和《迁都赋序》的相关表达),

^① 《文选》卷二十四本诗李善注引曹植《集》曰:“于圜城作。”又引曹植《集》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② 转引自陈永国《互文性》,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对此,子建直言不讳:

臣闻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12]卷十五,1134}

《金楼子》卷四《立言篇》第九下转引陈思王的话: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襦衣足也。^{[21]884; [22]}

在这里,子建所倾诉的不仅是“自己遭受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世界上唯一难以忍受的痛苦”,更主要表明了“阳光下唯一的罪恶是不公正,是违背真理、违背事实、违背自然秩序”。^①他的倾诉,在天合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长期的困苦生活消磨了他的身体健康,徙封东阿之后的子建尤其瘦弱不堪,于是有皇侄的“真诚问候”:“王颜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调和不一?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12]卷九,1103}如果建议叔叔“节水加餐”算是一点恩德的话,那么,将死人的衣服赏赐给叔叔,我们就不知是何用意了:“皇帝问雍丘王:‘先帝昔常非于汉氏诸帝,积贮衣被,使败于函篋之中。遗诏以所服衣被赐王、公卿、官僚诸将。今以十三种赐王。’”^{[12]卷九,1102}然而,试观当初,面对天下苍生的衣食问题,我们看到即将走上皇帝宝座的曹丕有着另外一副面孔。延康元年(220)十一月,他在《辞许芝等条上谏纬令》中说:“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余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18]卷二}他在《让禅令》中 also 说:“夫古圣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泽均造化,礼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18]卷二}如此忧国忧民的大君王情怀,居然不能给自己的亲生弟弟一点温暖,其虚伪矫情简直无以复加。借助“沧海”的意象,陶渊明更充分地表现了曹植与父兄的心灵对话。建安十二年(207)九月,曹操在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后,在班师途中经过碣石山,作《步出夏门行》^{[10]97}: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14]卷一,353}

魏武帝又作《沧海赋》一篇^{[12]卷一,1055},今已亡佚。据《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自述“臣昔从先武皇帝”,“东临沧海”,就是指这件事。曹丕虽然没有从征,但

后来也有《沧海赋》之作: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托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铍旬隐邻,涌沸凌迈。……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芬葩而扬荣。^{[12]卷四,391-392}

而在《煌煌京洛行》一诗中,曹丕写道:“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14]卷四,391-392}这些都是陶诗“根株浮沧海”一句诗的底文。“根株浮沧海”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喻。“根株”在“沧海”中漂流,正是子建后期人生的形象写照:“沧海”是雄阔的浩瀚的,我为何要独自漂流?“沧海”是博大的宽容的,我为何要遭受凄风苦雨?这就是子建的心灵之声。

“种桑”二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种桑长江边”是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写法,曹植在《九愁赋》中写道:

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境,越引领之徘徊。……竟昏瞽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12]卷十二,1125}

这是一篇模拟楚辞《九章·涉江》的作品,它正好创作于曹植在雍丘的时期。“俾予济乎长江”正是“种桑长江边”的底文,在卑湿的意义上又与《转封东阿王谢表》“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的陈述相关。但子建在雍丘时并无种桑之举,他也从来没有渡过长江,故此诗之描写实乃以屈原自命。屈原者,楚国之同姓,曹植与魏国之关系也是如此。曹植在转封东阿之后,曾作《社颂》一篇,这篇颂的序文说:

余前封鄆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官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无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12]卷十七,1144}

由于雍丘的土地根本不适合种桑,所以子建于“农桑一无所营”。农桑之业是立国的根本,子建的母亲卞氏即曾躬亲蚕桑之事,为天下母仪。^{[18]卷五}子建《卞太后谏》:“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式。”^{[12]卷十九,1157}他在《藉田论》中更指出:

夫农者,始于种,终于获。泽既时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则改为荒畴。盖丰年者期于必收,

^① [英]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宪章运动》,转引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

譬修道亦期于殁身也。

田修种理者，必赐之以巨觴；田芜种秽者，必戮之以柔桑。

因此，“种桑长江边”正好突显了子建的立国精神和立国意志，其本意是说曹植在雍丘建设自己的封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对这句诗，丁福保解释说：“《诗·小雅》：‘维桑与梓。’故以桑比宗国。”^{[3]卷四,141}桑树是宗国的象征。诗人以此为着眼点，发唱惊挺，声势雄壮，形成了一种长江大河、浑灏流转的辉煌气派。其次，“种桑长江边”还有一种深隐的寓意。据前引曹植《转封东阿王谢表》，东阿乃是多桑之地，魏刘桢《清虑赋》亦有“结东阿之扶桑”的表述^{[23]卷三一}。《诗经·小雅·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对这首诗的主旨，诗前小序说：“《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隰”是指低洼、湿润之地，“阿”、“难”（通“娜”）都是美的意思，朱熹解释说：“阿，美貌；难，盛貌，皆言枝叶条垂之状。”对最末一章，朱熹解释说：“言我中心诚爱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24]卷十五,171}对朱熹关于《隰桑》的以上解释，我们可视作“种桑长江边”的另一种寓意，这就是子建思君恋阙的情怀。从《转封东阿王谢表》的陈述来看，子建在雍丘的治理和经营是卓有成效的，其本心是不愿离开这里的，但考虑到“桑田无业，左右贫穷”的状况，所以他才表示愿意放弃雍丘之封国，希望在转封东阿之后得到魏明帝的一点帮助（“少见佐助”），所谓“枯木生华，白骨更肉”，足见其辛酸。但是，在转封东阿之后，子建的境遇更加悲惨，其情状详见太和三年（229）十二月所作《上书请免发国士息》一文。又《魏志·陈思王植传》载：

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贤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

子建带着美好的向往徙封东阿，而在东阿那样一个

水土丰茂的多桑之地，“抱利器而无所施”^[18]的子建终于凄然地命尽了。《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25]28}这就是子建的人生命运。在生命的终点站，子建踏上了精神的高原。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确认，陶渊明《拟古》其九是以著名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拟代体。拟，就是模拟，即模拟以曹植为主的汉魏时代的作家作品；代，就是代笔，即为曹植代笔，表现他的生平、心态、思想和情感，同时从曹植的角度出发吸收《诗》、《骚》和“魏氏三祖”作品的某些文学要素（主要是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换言之，这首诗乃是用曹植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观照曹植的生活和思想，用曹植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来表现、刻画曹植的心态、思想和经历。作品所表现的是曹植的述说——曹植既是诗的主人公，又是诗的叙述主体，其独特的叙述视角所呈现出的不仅仅包含了主人公眼中的外部世界，而且包含了主人公内在的心灵世界。这是对人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充分肯定。而主人公的思想、情感乃至自我意识，都是通过潜隐的互文性对话产生的。《拟古》其九是诗人对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诗人对诗人的刻画，是诗人对诗人的揭示，是遥想中的遥想，是追忆中的追忆^①。陶渊明与曹子建，这两位中古时代东方的诗国巨子，就这样在历史的巨大精神隧道中相会了^②。陶公托拟曹植的口吻，写出了在其人生的最后一站——东阿时的所思所感和所忆所念，深刻表现了他的生存漂泊与心灵漂泊。这是一代诗神的精神诉求，是寻求真理的痛苦呻吟，这是屈原内审式的人生独语，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和庄严自问。我们看到，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统治下的那样一个充满杀戮、嫉恨和虚伪的时代，曹植并未消解自己神圣的政治热情和生命激情，也没有消解自己浪漫的遐思和天真的性格，更没有消解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他无怨无悔，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热

① 金王若虚（1174—1243）《滹南集》卷三十四：“凡为文有遥想而见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所定，不可乱也。”

② 清方东树（1772—1851）指出：“陈思天质既高，抗怀忠义，又深以学问，遭遇阅历，操心虑患，故发言忠悃，不诡于道。情至之语，千载下尤为感激悲涕。此诗之正声，独有千古，不虚耳。”见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汉魏》，第58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0页。这就是曹植的人品和诗品，所以，谢灵运、钟嵘等人都将曹植视为诗圣。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曹植也确实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他的出现，构成了从屈原到陶渊明的关键一环。

爱亲人,恪守友情,心怀志义。在他瘦弱的身躯内一直涌动着一股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试图在生命的凄苦泥淖和险恶沼泽中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运河,奔流不息,一往无前,逐渐把两岸周围的污泥浊水裹挟而去,开拓出一片蓊郁、丰美的草原,清流掩映,天鹅起舞,一片生机。曹植这种志洁行芳的人格美质和宏伟高远的人生理想都被陶渊明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到《拟古》其九之中。因此,这首诗具有拟古和咏史的双重诗学属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陶渊明. 陶渊明集[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 丁福保. 陶渊明诗笺注[M]. 上海:上海医学书局, 1927.
- [4]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王叔岷. 陶渊明诗笺证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6] (清)潘德舆. 养一斋诗话[M]//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第四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G].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克里斯蒂娃. 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M]//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外国文学评论,2004(3).
- [9]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M]. 邵炜,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10] 张可礼. 三曹年谱[M]. 济南:齐鲁书社,1983.
- [11] 山东通志[O].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清)严可均. 全三国文[M]//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3] 萧统. 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5] 赵万里.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16] (清)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上册)[M]. 李金松,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7] (清)沈德潜. 古诗源[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8] (晋)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9] (宋)葛立方. 韵语阳秋[M]// (清)何文焕. 历代诗话: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0] 景蜀慧. 魏晋诗人与政治[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 [21] 许逸民. 金楼子校笺(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22] 梁春胜. 曹植佚文辑考[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 (5).
- [23] (明)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O].
- [24] (宋)朱熹. 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 [25] 李镜池. 周易通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Silkworms Without Food: on Tao Yuanming's Description of Cao Zhi's Fate in *Simulation of the Old Times*

FAN Zi-y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ninth part of the *Simulation of the Old Times* by Tao Yuanming takes the renowned poet Cao Zhi as its protagonist, which, from unique narrative perspective, presents more than the external world bu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poet. The poem is a poet's understanding, discovering, portraying and revealing process of another poet. It recollects and recalls the past and gone. Giving full being of the poet's drift of his fresh and soul, it also tells the spiritual pursuit and truth-seeking process of a great mind; exploring deeply and solemnly of the poet's inner world, it resembles Qu Yuan's soliloquy of life. The poem extols history and takes after the old writing style, and thus is highly praised for its aesthetic and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the ninth part of the *Simulation of the Old Times*; Cao Zhi; silkworm; the Fish Mountain; intertextuality